

追穷寇

李晓明 著



内 容 提 要

一九五〇年，我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大别山区消灭国民党残匪的战斗中，发现匪首李楷之潜逃。参谋长江峰星夜率队追捕。部队连续昼夜行军，穿过千里风雪，深入发动群众，战胜艰难险阻，终于在淮河平原将匪首李楷之一伙全部缉拿归案。

小说着重刻画了我军指挥员江峰坚定沉着、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故事情节比较曲折，生活气息也比较浓厚。

封面、插图：罗宗海

追 穷 寇

李晓明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湛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1973年11月第1版 1973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001--1,000,000册

统一书号 10111-963 定价 0.25 元

第一回：	殒敌 寻线索	江峰查匪 雪夜出奇兵	1
第二回：	解俘虏 迫穷寇	父子中毒 英雄急进	13
第三回：	吴大爷 周振邦	热心作向导 被迫吐真情	25
第四回：	细开导 善判断	大辨子初醒 参谋长跟踪	37
第五回：	众英豪 小战士	巧设擒敌计 请缨探匪巢	52
第六回：	老猎手 打鱼人	智审药葫芦 布网灞河口	64
第七回：	添新仇 雪旧恨	叶庄遭洗劫 江上捕群凶	80
第八回：	除大害 扫残敌	活捉匪司令 豪唱凯歌归	93

第一回： 歼顽敌 江峰查匪首 寻线索 雪夜出奇兵

一九五〇年初春，一个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夜晚，鄂豫皖边的大别山地区某县剿匪指挥部参谋长江峰，接到群众报告：被打散了的国民党李懋之部的残匪，流窜到了靠淮河边的曹家寨。于是江峰带领两个中队，向曹家寨飞速进军。这些身经百战的战士，虽然经过了几天追剿残匪的连续战斗，个个仍然龙精虎猛，锐气不减分毫。在这漆黑的夜晚，战士们不论是越沟过壕，爬山翻岭，或是走在狭窄的田埂上，都是那么轻快，如同白日走大路一般。

江峰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三十来岁，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却是威风凛凛，身着整齐的草绿色军装，平平展展，永远象新的一般；装在红得发亮的枪套里的八音手枪，挂在皮腰带上，一朝动用，弹不虚发。他走起路来不慌不忙，一大步一大步地稳稳实实，就是大个子的战士，也要小跑步才能跟得上。这时，他忽然放慢了脚步，发出命令：“往后传，肃静！”战士们一个个静悄悄地往后传下去，象电流那么迅速。

有高度革命自觉的战士们，从这只有两个字的命令中，意会到这是曹家寨要到了，必须不发出任何声响，避免把有如惊弓之鸟的敌人吓跑。大家都紧了紧腰带，把脚步放得更轻了，象灵猫捕鼠一般地悄悄前进。战士们只有一个信念：誓在活捉土匪司令李膺之的战斗中立功！

李膺之是这一带最大的财主。三十年代初期，他当了县的“铲共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为虎作伥，血债累累。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他杀人有功，把他提升为河南省的伪田粮处长，到开封做官。他施权仗势，强夺霸占，刮地皮，敲榨勒索。他的家业一发再发；农民们则纷纷破产，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一九四七年，毛主席一声令下，我第二野战军，千里挺进到大别山，犹如往蒋家王朝的心脏插上了一把尖刀；在大别山区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地方人民武装，与蒋家王朝的社会基础——恶霸豪绅、地方团队、乡保武装，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解放了许多村镇城市。团参谋长江峰当时就被分配到这三省交界的地区。这里久为匪首李膺之所盘踞，土匪、乡保武装甚多。但由于我大军的声威和江峰所率部队的英勇善战，只一年多时间，这里的一股股土匪相继被消灭了，国民党的党政乡保人员也纷纷登记自新。李膺之的老巢——深沟高垒的李家圩子也解放了。他的儿子直接掌握的亲兵亲将一千余人，也被消灭殆尽。但是，敌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就在开封解放之后，我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的前夕，李膺之跑到了浙江奉化。蒋介石亲自召见了，并封

他为豫皖边保安司令，要他返回家乡发展反共武装，逐步向外扩展。蒋介石并向他许愿说：将来他的势力发展多大，就让他当多大的官；发展到全省，就让他当个“省主席”。

李懋之潜回家乡之后，竭力搜罗国民党军的残兵败将和土匪流氓、乡保人员，对他们一一加委封官。一时土匪师长、团长、营长、连长多如牛毛，群魔乱舞，把刚刚解放的全县闹了个乌烟瘴气。

反动派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仅仅时隔一年，李懋之纠合起来的七、八十股匪徒，共有六、七千人的反动武装，一一被消灭了。可是这个老奸巨猾的土匪司令，却一次又一次的漏了网。俗话说：刨树要刨根，擒贼要擒王。不把这土匪司令缉拿归案，终是大患。

江峰带领的两个中队，已扑到了曹家寨跟前。烈士仇未报，战士恨未消！流窜到曹家寨的这股土匪，是全县最后的一股，匪司令李懋之可能就在里头，战士们怎么不更英勇百倍！他们个个圆睁怒眼，紧握钢枪，急待一声令下，冲进寨去。压在枪膛里的子弹，即将愤怒地射向敌人。

江峰心想：这是活捉李懋之的战斗，必须周密布置，来个全歼，使敌人无一漏网。他命令部队原地待命，然后亲自察看曹家寨的地形。这是他的老习惯了：打仗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关键的战位上，去亲手解决关键的问题。他一看这个寨的寨墙并不高，可是围沟里的水却很深，只有一个大门有桥可以出入，便命令一中队长金宝来，将寨子团团包围起来，负责捕捉四散逃命的敌人。他带二中队和突击队来到寨门前

边，准备发动突然袭击。由于风大、天黑，这股土匪又被解放军追了一天，疲惫不堪，都象死狗一样正在呼呼睡觉。寨外部队的活动，敌人没有发觉。

江峰在寨门前仔细观察了一番，考虑着怎样才能攻进寨子；想了一阵，终于有了主意。他小声命令道：“拿六〇炮来！”

只见江峰把大衣一脱，双手接过六〇炮，将炮座靠在一棵大树上，为了防止过大的震动，又把大衣垫在炮座底下，对着寨门瞄得准准的，来了一个近距离平射。“轰——嘣当”，连着几声天崩地陷般的巨响，寨门成了碎片。“克荣，上！”江峰一声命令，侦察班长方克荣，带领突击队，犹如猛虎下山一般冲进了寨内，有的占据寨墙，有的直扑敌人的住房。

这时敌人象一群炸了窝的黄蜂，有的四处躲藏，有的跪在地上缴枪投降。有个黑影在院里嚷：“给我打！给我……”第二个“打”字还未出口，方克荣顺声给了一枪，那黑影就不出声了。跟着，又一个笨重的黑影，在寨墙上撅着屁股拼命往垛口上爬，大概是想跳墙洒水逃命。方克荣瞅得准，“嘣、嘣、嘣”，三发子弹都打在他的屁股上。只听“咕咚”一声，那个家伙来了个后仰炮，滚了两下就不动了。这有名的神枪手方克荣今天打出了威风！

才十几分钟，战斗就结束了。枪声一停，江峰就命令部队把寨子里里外外来一个仔细搜查。他把俘虏全部集中起来，亲自把俘虏一个个检查了一遍，却没有李憎之。俘虏都说：李憎之早就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江峰

把负责包围寨子的中队长金宝来叫来问了一问，说是敌人一个也没有跑掉。江峰心想：莫非是打死了？他打亮手电筒，又一个个体仔细检查敌人的尸体。忽然小侦察员小毛高兴地喊道：“找到啦，找到啦！你看这小子头上一撮白毛。”侦察班长方克荣走近前去一看，不满地说：“你咋呼啥！李懵之长得象只大黑狗熊，这小子没有五尺长，象个猴子。”小毛不大高兴，瞪了方克荣一眼，撅着嘴说：“我再搜去！”说着把小拳头一挥，噔噔地跑了。大家继续检查敌人的尸体。又一个小通讯员嚷起来：“哎，快来看：这个家伙块头不小，准是李懵之！”江峰走近一看，此人一脸黑胡子，就是没有那块明晃晃的大疤痢，也不是李懵之。找了个俘虏兵来一认，原来是李懵之的卫队队长郎巨九。

郎巨九、郎佩九弟兄二人，一文一武，是李懵之的哼哈二将。郎巨九从当李懵之的护兵马弁到当卫队队长；郎佩九从当李懵之的勤务兵到当副官，这二人多年来几乎与李懵之形影不离。李懵之的下落，郎巨九一定会知道。方克荣上前踢了郎巨九两脚，可是他连动也不动，方克荣失望地说：“死透了！”江峰用电筒照着将这死尸上下仔细察看，发现他的屁股上部有个大窟窿，大概是方克荣的三发子弹是从一个洞里穿进去了；摸了摸他的身上，还有点体温，又把手放到他的嘴边试一试，还有点气；于是大喝一声：“别装死啦！”方克荣一听是装死，气得七窍生烟，上去一把就把他拉了起来。只听得郎巨九哼了一声，果然还没断气。

江峰厉声审问：“李懵之呢？”郎巨九有气无力地哼唧着

说：“上金刚台啦！”

方克荣忙问：“在什么地点？”郎巨九断断续续地说：“头……道……门。”“门”字刚出口，那小子头一歪，腿一蹬，真的死了。

方克荣一听李懋之有了下落，迫不及待地请战：“参谋长，头道门一带我熟悉地形，让我带突击队马上出发，捉这个大坏蛋去！”

江峰心想：这金刚台是大别山的主峰之一，纵横有百里之广。郎巨九没有供出具体的线索，到哪里去捕捉李懋之，岂不是要我们到大海里去捞针？！于是摇了摇头回答说：“这情况是真的还是假的，要仔细分析一下，不要莽撞，还要继续调查，寻找线索，作出正确判断再行动。”这时，忽听小毛那尖嗓子喊道：“又逮住了一个！”说着就押着那俘虏走到江峰跟前。江峰一看，此人长了个光光的秃脑袋。江峰认识他，这是常二光蛋。

常二光蛋这个地痞流氓，是李懋之的忠实走狗。他曾一度混入我乡农会充当内奸，被识破后逃走，公开当土匪。他虽然没有什么官职，可是参与过土匪司令部的机密。现在，他企图跟随这全县最后一股匪徒窜出县境，所以连夜逃到曹家寨。他心想再走一、二十里，一过淮河就出了县，却没想到在这里被包围了。枪声一响，常二光蛋知道不妙。他想到了他的主子们，为了逃命，有的曾经藏进夹皮墙、假棺材，有的钻过地洞、暗堡，便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等战斗结束，解放军走了，再爬出来逃命。可是转来转去，这曹家寨却是

墙无缝，地无门。他走投无路，就钻到稻草垛里了。不料，解放军没有走，正在搜查，看样子要住在寨里了。他越想越怕，身不由己地抖动起来。这时候，战士们正在紧张地搜查着，房上房下，屋里屋外，寨墙寨壕，前院后院，连各间屋里的橱柜箱笼，凡是能藏住人的角角落落，都有人在查看。小毛到了后院的打谷场上，看到一个大草垛，心想这里边能够藏人，于是拿了一把三齿叉，大喊一声：“同志们，咱们把这草垛翻一翻！”藏在草垛里的常二光蛋一听，抖动得更厉害了，发出“噗楞”一声响。小毛耳朵尖，听得清清楚楚，心中暗喜：嘿，这里边还是真有货哩！于是轻手轻脚地摸到草垛跟前，侧耳细听。“噗楞！”又是一声。小毛拔出手枪，哗啦一声，枪栓一响，顶上子弹，厉声喝道：“给我滚出来！”

这一声果然有效。稻草垛里钻出了常二光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叫着：“我投降，我投降！”

小毛喝道：“跟我走！”

常二光蛋听到语声熟悉，抬头一看，见是小毛，心中暗喜，哀求道：“小毛兄弟呀，咱俩前几年一块要过饭，还是‘饭友’哩，开开恩吧！”

常二光蛋是个无业游民，靠卖壮丁和坑偷拐骗为生，不走运的时候也讨过饭。小毛年纪小，只记得和他一块讨过饭，挨过地主的棍打和狗咬，并不知道他的全部情况。解放以后，小毛记得常二光蛋曾经当了一段乡里的农筹会主任，不料他胡作非为，被李懋之收买当了内奸，后来就公开投敌。现在常二光蛋又提起什么“饭友”，要小毛替他求情，小

毛一听就火了：“去你的，少罗嗦，跟我见参谋长去！”

常二光蛋见到江峰，还想再施蒙混伎俩，假装正经地说：“请参谋长高抬贵手，念我也是无产阶级……”

“收起你这一套吧，你的老底子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无产阶级？是流氓，是反革命！”江峰斩钉截铁地打破了他的痴心妄想。

“是……是，那……那我就……活不成啦！”常二光蛋吓得两手抱住了秃脑袋。

“你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政策，这就看你的表现了。有的比你官大的伪营长、团长，我们抓住也没有杀他嘛。只要你能够立功，还可以赎罪。”江峰给他指明了出路。

“我，我能立个什么功呢？我可是没有枪呀……”常二光蛋拍打着秃脑袋在打主意。

江峰就势进攻：“李懋之跑到哪里去了？”

“听说是在凤台县周台子村。”

“藏在谁家？还有什么地点？”

“我真知道了，我要是骗参谋长，叫我吃个炸子*！”常二光蛋说时还带着哭腔。

“你怎么知道李懋之在周台子？”

“是郎巨九给我说的。枪一响，我就吓懵啦！问他要是打散了怎么办？他说到凤台县周台子。话还没有说清楚，你们就进来啦！”常二光蛋还怕江峰不相信，又接着出主意说：

* 炸子：开花子弹。

“你把郎巨九提来一审问就行了，我敢和他对质。李懜之的下落他准知道。”

江峰想：李懜之这个老反革命，反革命的经验多，也可能不把真实行踪告诉常二光蛋这样的走狗的；郎巨九已经死了，也无法对质，于是叫小毛把常二光蛋押走。这时战士们已把全寨搜查完了。江峰命令部队抓紧时间休息，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李懜之到底逃到哪里去了呢？眼前有两条线索：周台子、头道门，一在南、一在北，哪一个是真的呢？如果把假的当成了真的，岂不中了敌人转移目标之计？！江峰回到屋里，在油灯下静静地思索起来。

江峰，在方形的黑黑的脸上，有一对智慧、明亮的大眼睛，看上去沉着冷静，胸有成竹，是个年青而又老练的指挥员。多年的战斗经历，使他养成了一个深思熟虑的习惯；而当他考虑成熟的时候，又十分果断、明快，办事干净利落。

夜已深，人已静，可是江峰的心里却象水开了锅一样沸腾。他想到：彻底消灭土匪是全县八十万人民对自己的期望，是党的要求，自己的责任何等重大呵！那大别山区的山林村寨被李懜之烧杀的凄凉景象，那纷纷诉苦的阶级兄弟的悲惨遭遇，在斗争会上那一双双仇恨的目光，象丛林一般的高举的铁臂钢拳……一幕幕地映在他的眼前。怎能容忍罪恶滔天的老反革命李懜之继续逍遥法外！这时江峰又想起了毛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

办。”李懋之，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捉拿归案！

江峰的脑海里浮现出大量的材料，他分析着，判断着，一定要得出个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

江峰心想：金刚台在南，这股残匪却向北逃跑，岂不是越逃离他的主子越远？再说李懋之如果带着残兵上了金刚台，怎么不把这亲信部队带走？郎巨九是李懋之死心塌地的爪牙，怎会这样轻易地供出主子的下落？李懋之是被我们从金刚台大山里赶出来的，那里土匪已被肃清，他还敢再回去？俗话说，“狡兔三窟”，他这豫皖边的土匪司令，能只有这么一个窠吗？看来，李懋之现在逃至县外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周台子……

这时屋门嘎吱一声开了，方克荣走了进来。江峰问：“克荣，怎么还不休息？”

“我睡不着，一躺下就老是捉摸李懋之的下落。你不是说要分析吗？我分析了，李懋之不会上头道门去的。我差点上了郎巨九的当。”

江峰高兴地说：“说说你的根据。”

方克荣说：“头道门多年来就是土匪头子刘九来盘踞的地方；刘九来和李懋之有私仇，再说刘九来早已缴枪投降了，李懋之还敢去投奔他吗？叫我看呀，八成李懋之在周台子哩！”

江峰连声赞道：“有道理，有道理，遇事就是应该这样分析。”方克荣悟出一点道理，心里舒服，听到表扬，脸却红了，说：“我走啦，回去再分析分析。”

江峰叫住了方克荣，说：“这可不能慢腾腾的，要赶快作

出判断，采取行动。你去把两个中队长叫来，咱们商议商议。”

干部会在进行。大家首先分析了头道门这条线索，都认为假的，很不可靠。接着分析周台子。江峰先征求一中队长金宝来的意见：“老金，你看这个情况怎么样？”

金宝来考虑了一下说：“我看这个情况也靠不住，可能也是假的。”

方克荣听到和自己的想法不一致的意见，沉不住气了，可是又想不出充分的道理，急忙插嘴说：“假的？我看是真的。就是假的也要去，管它有鱼没鱼撒它一网再说。我看八成能捉住。那地方我去过，属凤台县，在东北方有三百多里，来个急行军，三天就到啦。参谋长，快下命令吧！”

二中队长说：“这可不能莽撞，要慎重考虑一下。去这么个大队伍干啥！就算是个真情况，部队还没有走到，就可能把敌人吓跑啦！这一网如果网不住，把敌人吓得远走高飞，以后捕捉就会更加困难了。”

方克荣听得不耐烦了：“你说了半天等于没有说，哪有知道了土匪情况而不去追捕的道理？你这个人哪，慎重，慎重！过了头，就把敌人慎重跑啦！”

江峰细心地听着他们的发言，不断丰富、修正着自己的认识和想法。这时，他感到自己对敌情的判断有了几分把握，就不紧不慢地说：“这可能是个过了时的情况。李楷之可能在那里住过，现在已经走了。”

金宝来说：“只要住过就好办，那就说明他在那地方有联系人，就能找到线索。”

二中队长也感到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于是建议道：“我看需要派出个飞行捕捉队，来个远途奔袭。”

江峰下了决心：“去，我带队马上动身，以免走漏风声。二中队长，你把俘虏带到县城去，向指挥员、政委汇报情况，就说我来不及事先请示了。还有，郎巨九的口供，也要提请指挥员注意。”江峰又转向一中队长金宝来说：“这战场的善后工作，就归你负责了。你要和区政府取得联系，借这个胜利把群众好好发动一番。”江峰的意见，大家同意。分配了任务后，都分头去行动了。

江峰从侦察班和连队里挑选了十个人，其中就有那说干就干的神枪手方克荣，还有那个机警、伶俐的又不引人注目的小侦察员小毛。他们都装扮成从淮北平原到大别山里卖猪回去的商人模样。一切准备妥当，连夜就向着周台子出发了。

第二回：解俘虏 父子中毒计 追穷寇 英雄急进军

土匪司令李懜之，果然逃窜到了淮河一带。他重施在大别山的故伎，招兵买马，对当地被打散了的残匪，收编加委，妄图死灰复燃。不过任他多方联络、收买，所收编的队伍仍然寥寥无几。这个司令也已成了惊弓之鸟，感到人民的法绳时会套上他的脖子；强拉队伍，不过是他的回光返照。他色厉内荏，惊魂不定，时而集合众匪耀武扬威，时而跟随小股隐蔽目标，时而藏匿不出，时而改名换姓伪装好人，时东时西，飘忽不定。

这时，他正装扮成商人，驾一条小船，在淮河的一条支流上漂荡。他和他的忠实爪牙郎佩九对饮解愁。遥望着巍巍的大别山，想起队伍被消灭，个人只身逃走的景象，不觉浑身打了一个寒颤，捧在手里已送到嘴边的酒杯，也抖落到河里了。他不禁骂道：“真他妈的倒霉！”

快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也会当作救命符的。这时他想起了郎巨九，自我安慰地说：“巨九跟随我多年，忠贞不二，勇猛善战，定会在大别山重振旗鼓。”原来李懜之带着郎

佩九逃出大别山时，贼心不死，封郎巨九为金刚台支队长，要他留在原地活动，妄图有朝一日他还能再回到大别山区。

郎佩九是李膺之的谋士，一向以奸刁油滑、老谋深算而得宠，李膺之对他是言听计从的。现在他们化装成商人，就是郎佩九出的主意。这时郎佩九提醒道：“两个多月了，巨九毫无信息，我看是凶多吉少。”

李膺之勃然大怒，喝道：“真他妈的没出息，怎么这些日子你光说些丧气话！”气得直想打他两个嘴巴，但是想到现在身边就剩下这么一个亲信了，“复兴”大业还要靠他，于是举起来的手又缩了回来，换了个语气说：“佩九，我封你在这一带当支队长，升了你的官，这是看重你，你可别象稀狗屎糊不上墙，要给我争点气！”

郎佩九仍然愁眉苦脸地说：“司令，我看这一带的光景也不妙呵！周围各地均已丧失，就是咱们这一小块，也有共军天天包围清剿。他们还要成立农民会，笼络穷人，使我们无立足之地。我看还是随机应变，暂避一下为好。”李膺之这个亡命之徒，心里想的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进行绝望的挣扎，听到这话，就象炭火炉里扔进了盐块，噼噼啪啪地爆炸起来。他歇斯底里地大骂道：“真是废物！不给我争气！什么清剿，什么穷人会，你给我打！给我杀！把勾通共军的人都给我杀光！”这时，他忽然看到岸上有三个人，正顺着河堤向这里而来，不觉大惊失色：“快，快把船划到对岸躲躲！”

郎佩九一看，只见一个农民模样的彪形大汉，手拿一把杀猪刀，还有一个年青人，牵着一个绳捆索绑的犯人，也不